

第一回 走江湖寇四爺賣武 羨科名秦二官讀書

一具圓槽一碗茶，登壇人羨舌生花，
為他兒女傳心事，敢秘餘芬吝齒牙。
兩小無猜聚一堂，書香不及口脂香，
只因種得情根早，延蔓情絲萬里長。

諸公！要聽我這部小說，且莫嫌瑣碎。待我先把白蓮教的故事，先略表一二。下文聽去，才有條理。原來徐鴻儒當日，收了許多的徒弟。他卻也分作四科教授：第一科是移山倒海，顛倒陰陽。第二科是變形幻影，撒豆成兵。第三科是移花接木，諸般遊戲。這三科大約都是障眼之法，只有第四科，是個實在工夫。你道是甚麼？原來是舞劍擊球，耍刀弄棒。他因為第一科過於驚人，不肯輕易教人，只有貼身的幾個心腹徒弟學會。第二科也是驚人舉動，他也不是容易肯教的。當日學會的，大約也是他幾個心腹之人。第三科學會的人就多了。至於第四科，更是他門下的普通學，是人人盡會的。

徐鴻儒敗後，他的心腹人，都是不離左右的，自然一同被戮了。所以第一、第二兩科便失傳了。縱使有一兩個漏網的，因為他的戲法太大，一演出來，便要驚動許多人。必要尋一個荒山野嶺，沒有人跡的地方，方才可以試演。既然不能常常試演，就未免慢慢的生疏了。久而久之，就沒了這件事了。只有第三、第四兩科，學出來的多，漏網的也不少，因此傳了出來。此刻江湖上賣藝的，便是此輩。天下事有了真的，就有假的。那真的武藝高強，幻術神妙，自然容易賺錢。走了幾年江湖，囊有餘資，他也就歸隱了。旁邊人看得眼熟，學得兩樣手法，備了一個鏞了又鏞的槍頭，裝上一根竹桿，掛上幾條紅纓，也說是走江湖賣藝。人家看了，都覺好笑，於是就連那真的名氣，也被他帶壞了。這一班人卻又越弄越多，變成叫化子一般。就是那圓光、辰州符之類，也是白蓮教一派。也因為假冒騙錢的多，所以才被人一概都說是假的了。

閒話說過，言歸正傳。且說揚州府南門外三十里地方，有一座小小村莊，地名叫做八里鋪。內中有一家人家，姓寇，他家的男子排行第四，人家都稱他做寇四爺。娶了一房妻小，是瓜州鎮人氏，娘家姓餘，人家都稱他寇四娘。這寇四爺啊，卻是一個白蓮教的遺孽。寇四爺的父親餘佐清，卻又是個少林宗派的拳棒名家。佐清兒女無多，生平所學的拳棒，盡數傳與兒女。所以寇四娘從小就學就一身武藝，善使一雙雌雄雙股劍，舞動起來，百十個男於近他不得。那寇四爺的家傳槍棒之外，兼及呼神召將，符治病，與及一切幻化諸般景物。然而他為人卻是沉默寡言，這些幻術之類。他雖然學得件件皆精，卻不肯拿出來炫人。人家有曉得的，遇了有甚麼壽壽等事，請他來，求他幻化點非時花果，與及千里外的禽魚之類，他卻無不欣然樂從。並且他所幻化出來的果子，都可以任人取吃。花木禽魚，都可以任人把玩。絕不似江湖上弄手腳的一派，閃閃爍爍，不許人近的樣子。所以，近處鄉村一帶，沒有不知道寇四爺具有神術的。好在他不拿神術驕人，平日也只勤習武事。善使一枝鐵桿梨花槍，這也是他祖傳白蓮教的槍法。與近時所傳的甚麼南派、北派不同。更兼使得一手好流星錘，用一根麻繩拴了一個十多斤重的鉛錘，百步外打人，百發百中。並且還有一個本事，他拿著繩頭，放錘出去，任你站在多少遠近，他要打著你時便打著，他不要打著你時便輕輕的碰在你鼻尖上，如果你仰面在鼻尖上放一個銅錢，他有本事把銅錢打去，人卻並不受絲毫的痛。這是他們江湖賣技的人練就的真本領，憑你是算學過八線的人，立了標桿測量，也沒有他那麼准。所以和寇四娘匹配起來，真是一對大生就的夫妻。怎見得：

一個是江湖上著名的好漢，一個是巾幗中絕技的佳人。一個似太史子義，善使長槍；一個似公孫大娘，善舞雙劍。一個雄赳赳八面威風，一個曼婷婷雙眉寫月。一個言語時似舌跳春雷；一個顧盼時便眼含秋水。一個雖非面如冠玉，唇若塗朱；卻是形端表正；一個雖是豔彩羞花，輕雲蔽月，卻非搔首弄姿。

他夫妻兩個，年貌相當，所以自成親以後，真是如魚得水。閒暇時，便講些武藝。寇四爺又把那幻術的秘訣授與妻子，喜得寇四娘心地聰明，善於悟會，不多幾時，也都學會了。他屋後本有一片空場，閒暇時就在空場上比較刀槍，搬演幻術。寇四爺家本有薄田幾畝，僱人耕種，勤勤儉儉的，還將就可以過得日子。

這一年恰好麥熟的時候，遇了幾十天的大雨，把麥都霉了，接著又是淮水大漲，從上流頭衝將下來，淮安府以南一帶，盡成澤國。攜男帶女的饑民，都順流而下，打算渡過鎮江，到江南一帶乞食。寇四爺睹此情形，便和妻小商量，說道：「我家靠著父親在時，掙下了薄田數畝，不過是個小康之家。遇了年豐歲稔，尚且怕到坐吃山空，何況遇了荒年？倘使依然坐吃，到了下半年，恐怕就不免饑寒交迫了。我家從祖父下來，都出去江湖賣武，這算是我家一個祖業。到了卑人，卻不曾出過門。喜得娘子武藝高強，正是卑人的一雙好幫手。我想不如出門去走一遭，僥倖呢，多賺幾文回來，以為後半世享用。不然，在外賺了，在外吃用，也不至受那荒年的氣。不知娘子意下如何？」寇四娘道：「官人說得是。妾也是從小兒學了舞刀弄棒，到了今日，紡績女紅，一些兒弄他不來，不能做官人的內助。倒是出門去，妾是不怕的，好歹也開開眼界，長長見識。」寇四爺聽了大喜，說道：「難得娘子與我同心合意。既然如此，就便打疊起程。」夫妻兩個，收拾過行李，與及一切應用傢伙，結束停當，牽過一匹烏孫汗馬，把一切行李都馱在馬背上。別過街鄰等眾，牽著馬長行進發。

出得八里鋪村口時，卻遇了同村的一個秦相公，手中抱著雪白肥胖的一個週歲兒子。見了寇四爺夫妻，便連忙上前招呼，說道：「四爺今日果然長行了。」寇四爺也立住了腳招呼。秦相公道：「四爺去得匆促，不曾備得杯酒餞行，既然在此相遇，就請在路旁酒店裡吃三杯去。」四爺道：「怎好生受秦相公？」秦相公道：「彼此鄉誼有素，說那裡話來！」說著右手抱了嬰孩，左手挽了寇四爺，口中招呼著寇四娘，同到路旁酒店裡，揀了座頭坐下。叫酒保打了兩壺酒，秦相公親自篩了一巡酒，舉杯相勸道：「四爺、四娘，請乾了這一杯、今番出門，前程萬里。」寇四爺夫妻兩個，果然對照了一杯，說道：「多謝秦官人。我夫妻兩個就和逃荒一般，出去衝風冒雨，還望甚麼前程？得免叫化就是僥倖了。」秦相公歎道：「這是那裡話來？像我們讀了幾句死書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就要想逃荒也沒處投奔呢！眼見得今年麥是沒了，稻子直到此刻還不能播種，再過了兩個月，只怕要吃賑米了。」寇四爺道：「秦相公說那裡的話！你們讀書君子，有日平步青雲起來，那才是前程萬里呢。」大家談談說說，吃過幾巡酒，寇四爺夫妻起身相辭。秦相公恐怕誤了他路程，不便相留，便會過了酒鈔，抱了孩子，送出店門，大家珍重一聲別過。

不說寇四爺夫妻出門，且把這秦相公表白一表白。他姓秦，名叫紹宗，表字亢之。也是八里鋪人氏，與寇四爺住處，相去不過一箭之地，世業是半耕半讀。兄弟秦紹祖，表字繩之，向未分居。雖不十分豐富，一家數口，卻也凍餒無憂。亢之娶妻陳氏，前兩年生了個兒子，卻養不住，幾個月便殤了。今年春上，又生下一個孩子，取個小名，叫做二官。可是這孩子十分命苦，出世方才彌月，陳氏便一病身亡，亢之只得用了奶娘帶領。更喜得繩之妻小李氏賢慧，早晚都留心照應。亢之自從斷了弦，終日無精打采。

這一天，抱了小孩到外面閒步散心，恰好遇了寇家夫婦，餞了個行。抱了小孩二官回家，和兄弟繩之說起，說：「寇四爺大妻兩個，成親不過一年，今大雙雙出門去了。雖說是寇家的世業，卻一半也是荒年所累。眼見得今年收成是無望的了。我們家裡或者捱幾天老米，還不至於怎樣。至於本村的人，恐怕有十居其九不得了呢！」繩之道：「大哥說得是。老人家剩下來的南瓜，今年只怕用得著了。」亢之道：「兄弟說的止合了我的意思。再等幾時，看真是過不去的時候，就發了出來，也小枉了老人家積存兒十年的心事。」繩之道：「可不是嗎？老人家原說過的：閒時備了急時用。若到了急時還不用，倒不如不備了。並且水旱偏災，是各處代有的。倘使各處富有之家，平時都預為之備，等到遇了饑荒年歲，就拿出來周濟鄰里，能得處處如此，哪裡還有逃亡之人？各處都沒有逃亡之民，更哪裡有挺而走險之事？說起長治久安來，未必這個就是長治久安之策，然而也未嘗不是長治久安之一助呢。」

諸公，請不要把這一番話作小說聽了。此刻各處鬧饑荒、鬧米貴的時候，也是各處謀自治的時候，自治會裡的先生，何妨用戢子把這句話稱一稱分量，看值得研究不值得研究？如果一家辦不下來，並合了十家、百家，看還辦得辦不得？也不枉了我說書的多一番嘴。如果諸公只當小說聽了，或者當一句迂闊話聽了，那就算在下的白討厭一場。閒話休提，言歸正轉。

原來秦亢之、繩之的父親秦謙，是一位務農力穡的長者。每年在自己菜園的隙地上，種了許多南瓜。到了秋深的時候，南瓜成熟了，那大的足有三四十斤一個，小的也不下十來斤。他是個小康之家，還不至於拿南瓜當飯吃，當蔬菜呢，也吃不了多少。所以他每年南瓜成熟時，便都將來削了皮，切了塊，煮個稀爛，打成了糊，卻拿來糊在竹籬笆上，猶如牆上加灰一般。年年如此，糊得厚了，便把他剝下來，堆存在倉裡。有了新南瓜，重新再糊。如此積存了兩大倉。家人們都不知他作何用處，他也並不說明。直到臨終的時候，方才吩咐兒子說：「你們享盡了太平之福，不曾嘗著荒年的苦處。我積了幾十年的南瓜，人人都當他是一件沒用的東西，我死之後，你們千萬不可把他糟蹋了。萬一遇了荒年，拿出來稍為加點米，把他煮成粥施賑。這是我閒時備了作急時用的，你們千萬在心。」亢之、繩之兩個受了遺命，年年也照樣收存。這一年恰遇了荒年，所以他弟兄提議起來，喜得志同道合，沒有異言。只等認真過不去的時候，便舉辦起來。

果然這一年五月裡，霪雨一月，六月裡又下了一場冰雹。嚇得鄉下人一面央了地保到縣報荒，一面打了包裹，提了筐籃竹杖，攜男帶女的，都要逃荒去了。繩之得了這個消息，連忙出外止住眾人。亢之便走到自己的秦氏家祠裡，開了大門，邀了十多個上了年紀的村中父老到來，對眾宣言道：「列位鄉鄰呀！自古說，在家千日好，出外一朝難，今年不幸遇了荒年，列位要出外謀食，在下怎好阻止？但是一層，逃荒出去的，人家看得就是叫化子。一切施粥施飯，難免餓的、臭的都夾雜在裡面，這還是小事。那些地方官，還要說我們滋事，無論到了那一處，都被他驅逐出境。流離浪蕩的，還不知那一天才可以回家呢？我們歷代鄉鄰，忽然今走散了，豈不傷心？」說到這裡，那幾個父老已經唏噓流涕了。亢之又接著道：「天幸我家薄薄的有點積蓄，不至於就要逃亡。況且我先父在時，歷年積存的南瓜不少，原是備作荒年之用的。在下的意思，今日便勉承父志，發了出來，與眾鄉鄰一同享用。眾位便各自歸去，察看田地，有可以補種的，補種起來，有可以改種的，改種起來。天可憐我們，幾個月後，還望有點收成，就可以慢慢的捱過去了。」繩之接著口道：「萬一不然呀，把我們的儲藏都吃完了，天氣還沒有轉機，那時候，我弟兄們也打著包裹，和眾位一伙兒逃荒去。此時斷沒有任著各位星散，我弟兄在家安享之理。」說到這裡，那幾個父老早已感激得號陶大哭起來，同聲說道：「難得秦家兩位相公如此周濟，救了合村人的性命。將來怕不公侯萬代呢！」繩之道：「我還有一句話和諸位商量。現在缺的是糧食，卻不缺柴草，還望各位代請幾個強壯鄉鄰幫幫忙，代斬幾擔柴草應用。從明日起，就在敝祠裡面煮起粥來散放。」

眾父老聽說，就都到外面去，和各人說知。一時之間，不覺歡聲雷動。鄉下人知識有限，不解得這是人力所為，只說是佛菩薩保佑，才出了這兩個善人，登時都宣起佛號來。斬柴的斬柴，割草的割草，半日之間，那秦家祠後面空場上的柴草，就堆積如山起來。

到了明天，秦氏兄弟果然叫了工人，把積存的南瓜搬到祠堂裡面。支起鍋灶，就把南瓜和水下鍋熬煮起來。一眾鄉人，跋來報往的來領吃。亢之弟兄又親自嘗過，覺得力量太薄，恐怕不夠充饑。每鍋裡面，又酌量加點老米，越發鬧得頌聲載道。真是古人說得不錯：「人之欲善，誰不如我？」便有幾個小康之家，聽得秦家散賑，也送了幾擔米來。秦氏兄弟卻也樂取諸人以為善，收受下來，便用紅紙寫了「收某人助米若干」，標貼出去。到幾時動用了，也簽貼出去，「某日支用若干」鄉下人辦事，本是沒有條理的，然而照他那樣，卻是絕無弊竇。此時天氣炎熱，不免有點癘疫傳染，亢之索性親到揚州去買了些痧藥等回來，分給眾人。這麼一來，老一個荒年，一座八里鋪，竟沒有一個失散逃亡的。

到了八九月裡，那補種的花生、豆子、雜糧等，都慢慢有點收成之望了，人心也大定了。直到了年下，秦家積了幾十年的南瓜也吃盡了，方才停賑。從此秦家出了個善人之名。遇了過年過節，那些曾經受惠的人，也有送雞的，也有送鴨的，也有糾合了幾家合送一口小豬的。卻之不得，只好受了。鄉下人家，只看牲畜繁盛，便是發達之機，因此秦氏比從前更覺得興旺了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亢之的兒子二官，已長成八歲了，出落得一表人材，十分可愛。怎見得：

風神韶秀，頭角睜嶸。絳唇綻朱，明眸點漆。克歧克嶷，姿容已見魁梧。學步學趨，揖讓居然中節。秀外慧中，崔彥通後生第一。神清氣爽，伏土標日下無雙。

八里鋪合村的人，沒有一個不歡喜這孩子的。這且不必說。單說這孩子，生下一個傳種的紅痣，卻隱在左脅底下，有指頂般大小，硃砂般顏色。因為他父親亢之，左脅下也是這麼一顆，所以人家說他是個傳種痣。今且表白在先，下文再見分曉。

且說亢之閒著沒事，便教他認幾個字，就便也想覓個蒙師，替他開學讀書。恰好遇了揚州府城一個親戚，進了甘泉縣學，送了報單喜帖來，請吃喜酒。亢之弟兄不免封了幾分銀子的芹敬，托便人帶去送了。報單拿來帖在門口，一班鄉下人見了，自然嘖嘖稱羨。秦亢之也想起自己雖是耕讀傳家，卻向來不曾彩得芹香。喜得兒子二官，生得聰明漂亮，何不好好的教他讀書，將來或者可以光大門閥，豈不是好？想罷，便和兄弟繩之商量。繩之因為妻子李氏，幾年都沒有生育，看得二官猶如自己兒子一般，聽見要教他讀書，自是歡喜。因說道：「我們本村雖然有兩個蒙師，但不過都是教兩本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的材料。我們家裡，自從二官出世以後，家道日見順適，並且這孩子生得聰明，像個讀書有成的。我想殷家表叔，他教小孩子最得法，聞得他自然前年失了館地，一向閒在家裡。不如請他來教二官，親戚面上，料他也不好推辭。」亢之道：「他住在竹西亭，離此地有五里多路，不知他肯來不肯，平日裡貴

在沒有人，就等我明天親自去走一遭，看是如何再說。」弟兄兩個商量已定，到了次日一早，亢之便起身到竹西亭去，看他的股家表叔。

且說他那表叔，姓殷，表字曰校，是個累代以訓蒙為業的，祖居在竹西亭。這一天看見表姪秦亢之到來，少不免茶煙相待。寒暄已畢，亢之便說出來意，殷曰校捋一捋兩撇八字黃鬚子，說道：「是呀，你家二官也到了讀書年紀了。我這幾年懶得出門，就許久不看見他了，長得還好嗎？」亢之道：「便是因為他年紀太小，沒有帶得來請表叔公的安。」曰校道：「這兩年我年紀大了，精神也磨不起，所以有兩年沒有就館了。幸得大小兒到瓜州去就了專館，二小兒也弄了個蒙塾，教上十多個學生，我也樂得養養靜了。賢姪既然親自到來，我也不便固執，好在一兩個孩子，還不十分費神。」亢之連忙站起來，作了個揖道：「一切總求表叔費神。」曰校道：「難得賢姪想著我。你可知我殷氏，雖然累代科名蹭蹬，那教學一門，卻是甚利的。你可知儀徵阮文達公？就是我先曾祖教出來的呢。高郵王引之，又是我先祖啟的蒙。我老人家門下的進士、翰林，也是一大把。就是我所收的門生硃卷，不管他進士、舉人，一起在內，疊起來有七八寸高呢。你今天想著了我，你家二官一定要發的。」亢之又連連作揖道：「多謝老表叔教誨他，將來得有寸進，自然都是老表叔栽培的。」曰校又正色道：「我們忝在親戚，諸事本來不必計較，但是也要說明一句。凡事都是先小人，後君子的好。」亢之道：「束脩一層，只請老表叔吩咐，小姪無不從命。」曰校道：「在他處呢，再多的錢，我也不去勞神的了。在親戚情面上，少了我也不夠，多了我也說不出，你一個月送我五百大錢罷。不過一年要作十二個月算的，一年你出六千文，遇了閏月照加五百。贄敬、節敬在外。賢姪，你看如何？」亢之道：「一切都遵命辦理。但不知老表叔幾時可以去得？」曰校道：「賢姪先請一步，我收拾點行李，疊起幾卷書，明日就來。」亢之大喜，作別去了。

到得明日，曰校果然帶了行李書箱，坐了一輛小車來了。亢之弟兄迎著，代他發付了三十文車錢，請到裡面，收拾出一間書房，開了行李，度架起幾本書，設了師位，然後散坐閒談，定了開學日子。到了那天，曰校也居然戴了一頂祖父傳下來的大帽，秦二官便謁聖拜師。亢之用紅紙裹了二百文，送作贄敬。曰校便替秦二官起了個學名，叫秦白鳳。從此照例天天上書寫字。他本來是父親教著認過幾百字的，教起來自然容易，不上兩個月，把那些《三字經》、《千字文》都理過了，便讀起《大學》來。一天，白鳳放了學，出來見父親，只見座上坐了一個人，亢之叫二官快來見過伯伯。白鳳抬頭望去，卻是個不相識的人。正是：

他年未必成嬌客，此日先來見岳翁。

要知座上坐的是誰？且待小子閒了，再來開說。